

戈壁清泉

■张 吟口述 顾丁丁 陶 凯整理



大漠戈壁，雄阔辽远。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2年。作为一名基层心理咨询师，我每天的服务对象是坚守戈壁的战友，同时也通过网络系统回复全军战友的留言咨询。

战友们的青春在戈壁的空寂中发芽生根，绽放生命和事业的光彩。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是一卷长长的拼搏奋斗画卷，值得用心阅读。

—

盛夏黄昏。戈壁滩上最后一抹瑰丽的余晖从我身后的窗子探进来，落在咨询室那株绿油油的幸福树上。我喜欢它的郁郁葱绿。这份绿色，在茫茫戈壁中金贵得很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这几天黑得晚，现在还有太阳呢。姐姐一直都在，听你说。”那天我接听的，是一位年轻战友的咨询电话。他曾患有中度抑郁症，服药治疗一年多，再加上心理咨询，已经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。可是因为恋爱出现困境，抑郁指数偏高，需要紧急干预。

除了耐心倾听，我还须尽快做出评估，给出合理化建议。从隐隐抽泣、语无伦次到娓娓叙谈，他的情绪平复下来。“姐姐，心理咨询对我很重要。我知道你离我很远，但又觉得你离我很近……”谈话顺利结束，我发觉自己一直紧紧攥着电话柄的手心里满是汗水。

是啊，我和这年轻战友相距很远。当年，我也没有想到军营会这么远——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，转乘4个多小时大巴车，再坐老式敞篷吉普走3个多小时的搓板路。最后那段路上开车的班长还一脸羡慕地说：“你们现在真是好福气，我来的时候是坐着老乡的牛车进来的。”我清楚地记得，凌晨1时许，终于到了大漠深处的点号。宿舍门口站了四五个穿着87式军服的女军人，迎接我的到来。我抹一把脸上沾着细沙的汗水，听她们介绍点号的生活，眼睛有些湿润——从暖水壶里倒出来的水，即使不烫嘴也不能马上喝，不能摇晃杯子散热，要静置一会儿，等着水里的絮状物沉落杯底，再小口小口地喝；水有点涩，喝的时候要抽一下

鼻子，这样就感觉不到异味；点号不能洗澡，但有班车去能洗澡的场区，一个小时就到了，一般一周是能洗上一次的……

每天跟随战友在茫茫沙海中穿行，时间久了，大漠最初在我心里的雄阔震撼便被孤寂取代。有时路上能看到海市蜃楼，看到“繁华的城市街衢”，可前行很远追过去，依然是黄沙漫漫。这让我更加敬佩坚守大漠深处的战友，他们在更遥远的地方默默把梦想点亮。

二

扣好军大衣的每一个扣子，口罩压紧鼻梁，围巾左一层右一层地在头上脖子上打几个转儿，用肩膀把门使劲顶开，风和沙迎面扑来。我把身体偏向一侧，眯着眼前行。坐上越野车，颠簸的路途让我的五脏六腑都要错位了。这一次是去见一级军士长赵国军，听老班长讲他们荒漠里捞“黄豆”的经历。

8天7夜！那是一段漫长难忘的搜索时光。凌晨2时接受导弹末段残骸的搜索任务，赵国军和战友们迅速备好干粮和水，向沙漠深处走去。从深夜到黎明，从朝阳初升到暮色苍茫，30多个小时里，地毯式搜寻过百余个沙丘，目标物依然全无踪迹。白雪一层一层积在沙子上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钻石一样的光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人冻得有些僵硬，迷彩大衣也变得硬邦邦的。

接连几天，他们在杳无人烟的戈壁上“转圈圈”。搜索到地形复杂的区域，大家只能用肉眼当搜索仪，针鼻儿大的地方也不敢错过。第五天，大家有点泄气。第七天，内心有了挫败感。出发时一个穿戴整齐干干净净的小伙子，变得灰头土脸。

“见不到残骸，就是没完成任务，咱就不能回头！”赵国军继续鼓劲打气。第八天清晨，小分队踉踉行走在沙漠深处，眼睛看哪儿都冒星星。赵国军还是走在最前面。突然，当他们转向一处2米多深的沙坑边缘时，看到了金属的光泽！

赵国军当面讲这些经历的时候，脸上就像宁静的湖面。可我的心路早已穿行百里。踏破迷彩战靴的军人，哪一项成绩不是毅力、勇气、智慧、汗水的糅合？

有时候，在路上，我会蹲下身抚摸那些大大小小或有棱角或光滑的砾石。摸摸它们的温度，像是与戈壁滩的战友握手。

“老杨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握到的是战友杨选春的手吗？瘦骨嶙峋的，真像是他。这位戈壁滩上的高级工程师，走的时候才55岁，却是在这里工作了30年的“老人”。

我入伍那年，老杨就被确诊患上胰腺腺岛瘤。两次大手术后，37岁的老杨体重只剩下38公斤。这种病，发病率极低，死亡率极高，医生让他住院治疗。可瘦如纸片的杨选春又出现在厂房车间，奔走在实验室和办公室，搜集资料，分析计算。他说：“我能坚持到哪一站，就坚持到哪一站！”

这一坚持，竟是18年！18年里，杨选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技难关，没有人知道乐观的他承受了多少与病魔抗争的痛苦和挣扎。

亲人们遵照杨选春最后的要求，让他骨归戈壁，魂归大漠。我经常在胡杨哗啦啦的叶片飞舞中听到杨选春那自信的笑：“我要跟胡杨一样，永远守在这大漠上。你们忙碌，我看得到的！你们庆祝，我听得到的！”

是啊，他看到了我们，我也看到了他。戈壁深处，一个个战友的故事就是一汪汪清泉，涤荡着我的心灵。

三

前不久，我在基地的一份工作材料上看到“老博士”的名字，他主持攻关的一个科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。欣喜之余，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拽回到几年前。

“老博士”年龄不大，志愿为心中最壮丽的事业贡献力量。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，当把工作重担挑在肩头时，那分量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一时间，不怕各种学业难题的“老博士”在基地越来越蔫。

“选择这项事业，你知道将面对什么，对吧？”我盯着“老博士”那双因睡眠不好显得特别没神儿的眼睛轻声问。

“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我知道身处大漠戈壁意味着什么……从进入大学校园到博士毕业，我读了8年。很多同学都出成绩了，提职加薪了，我还在实验室里一遍遍失败、一遍遍重来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只是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大戈壁，老婆孩子顾不上，家里老人顾不上，我这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受。”“老博士”的那双眼睛，充满了矛盾。

耐心倾听“老博士”肺腑之言，我专

注地看着他，接纳他所有的情绪，并在大脑里快速思索着治疗方案。之后，我联系“老博士”所在基层单位的领导，想方设法帮助高端科技人才解除后顾之忧。心安稳了，根也就扎牢了。

早起，我习惯性地瞄了一眼天气信息，拐子湖位列全国高温榜前五名！那里有一群测量搜索兵，是有故事的地方，也是让我惦念的地方。

去拐子湖，得坐专用的全地形车。这种车也会陷到沙子里出不来，幸好有当地老乡帮忙抬车。晚上，星空璀璨，让人沉醉。当然，地面上也可能有“星星”闪亮，不是狐狸就是狼的眼睛。

我是工作现场唯一的女同志。白天，为了少上厕所，不给战友们添麻烦，我几乎不喝水，顶着灼人烈日，脸上一片紫红，嘴唇爆皮。晚上，战友们为了我的安全，把野外宿营的帐篷扎在我当作“休息室”的野外工作车周边。

在拐子湖，吃个饭不容易。帐篷扎得更紧，也挡不住跟着大风到处钻的沙子里。有时候饭碗刚端起来，还没来得及往嘴里扒一口，上面已铺开一层沙子。战士们就把上面的这一层扒到一边，掏下面的饭吃，也难免有沙粒混在其中。可他们并不在意，说这样的餐饭“补钙”。在掺着沙子的“沙漠美味”——方便面加火腿肠里，也滴着我感动的泪水。

拐子湖的夏天有多炎热，冬天就有多寒冷。有一次，我跟随搜索兵深入大漠，零下30多摄氏度，嘎巴嘎巴冷，车上带的矿泉水冻成了冰棒。班长张金刚悄悄把一瓶水揣在自己的怀里，用体温给焐化了，递到我面前：“姐，喝口水吧，这能喝到嘴里了。在这儿，总不喝水身体受不了。”那瓶水并没有完全化开，可是我的心被暖化了。

我捧着矿泉水瓶，像捧着战友纯真的心一样，紧紧地把它搂在怀中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。张金刚哈哈笑起来：“姐呀姐，这有啥感动的！你看你，一个女同志，跟我们一起进这沙漠腹地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挨冻受热更不用提了。把你我们当亲兄弟，我们当然也把你当亲姐姐呀！”

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。正因为我们共同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过，他们来找我咨询时，我就能夠捋清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。

曾经的生命禁区，因一汪汪涌出的甘泉，恣意地亮起生命之光。潺潺泉水，生生不息，浸润着悠远辽阔的戈壁……

麦子熟了

■王明洪



故乡麦子熟了。金色暖阳下，微风拂过，山野明朗，麦浪滚滚，一幅美轮美奂的田园风景画。

父亲是这幅画的创作者。这块田是种大豆还是玉米，那块地是种红薯还是高粱，在他心中早有了打算。孩提记忆里，家中所有田地种的最多的就是麦子。

父亲在田间地头操劳半生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播撒希望，收获四季，把那些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文化水平不高，可对田地农事了如指掌。什么时候播种、什么时候灌溉、什么时候麦子灌浆、什么时候需要施肥……他的心头有一本明白账。父亲平日里沉默寡言，不善交际，也没什么特殊喜好。闲暇时间他大都会拿着农具到麦田转转，看看麦苗长势，除掉地里杂草。父亲是麦田的国王，那些恣意生长的麦子是他的子民，他在田间地头排兵布阵，游刃有余。其实麦田不光是父亲的领地，也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每当看到父亲要去麦田干活，我都央求他把我带上。起初他不答应，可经不起我软磨硬泡，最后勉强同意。我奔跑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间，累了躺在山坡上，看远处燃烧的彩云迸溅出道道瑰丽的霞光，鸟群扑棱着翅膀划开天幕。听草从里各色昆虫举行赛诗会，闻路旁的野花散发阵阵芬芳。有时父亲高兴，会让我骑在他的肩头玩耍。我欢唱着浅浅的歌谣，缕缕微风轻抚我的衣角，抖出柔美的弧线。

2004年9月，我考入县里高中。面对学费，我有些望而却步。父亲掐灭手中的烟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你尽管去上，我自有办法！”父亲所有的办法就是卖掉家里的麦子，然后去南方打工。

电话里，我问父亲习惯吗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没什么不习惯的，工地活也清

闲得很。”父亲如此轻描淡写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。他总是把生活的不易看得云淡风轻，就像他随口吐出的烟圈。“田里的麦子怎么样了？”父亲不经意间问道。我支支吾吾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或许他忘了，自从他离家后，田地很快荒芜一片。那些麦田就如没有统帅的军队，成了散兵游勇。不多时，它们被肆意滋生的野草疯狂进攻，溃不成军，惨不忍睹。

高考落榜后，我选择了从军这条道路。入伍离家前的那个晚上，不善言辞的父亲轻轻走到我的房间，抽了一支烟后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家世代都是农民，以土地里刨食为生，虽然贫穷，但也懂得麦子种下去，要想有个好收成，必须下一番苦功夫，懒不得！明天你就要走上一条新的路，前面或许会有很多磕绊，但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如何都要用心走完，这样才会有收成！”朴实的话语铿锵有力，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这些年生活新好，家人几次劝说父亲把田转给别人种，一来安享晚年，二来调养身体。可他说什么也不肯，“生活，生下来就要干活，哪有停下来的道理！”休假回家，我和父亲在田间劳作，稍有劳累，他的胸腔便发出低微的轰鸣声。坐在田埂上休息，父亲的目光在麦田里游弋不定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啊！”眼神里写满渴望和喜悦。闲谈间，不意抬起头，看到他鬓角的白发，我不禁心头一颤：这个曾经如铁塔一般的男人也会慢慢老去……

离家时，父亲沿着村里公路将我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我知道他真的老了，对儿女的依恋与日俱增。我说：“爸，你回去吧！”他悠悠地说：“没啥事，我顺道去麦田看看！”到了自家麦田旁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不送了，你赶紧走吧。”

良久，我回过头，看到麦田旁父亲孤寂的身影越来越远。那一刻突然感到，我也是他精心侍弄的一株麦子，长在他的心田里，带着他的希望和期待奔向未知的远方……

“北京汽车制造厂71周年庆典在青举行。”6月28日,《青岛日报》在要闻版刊登的这条消息,旱天惊雷似的震惊青岛全市。这个享誉全国70多年的老牌国产汽车企业,怎么会一夜之间落户青岛?

冒着酷暑赴总部基地参观访问的企业家络绎不绝。他们或许想探究这个国内名企的新阵营,更多的人想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勇气和魄力,把企业入驻青岛。

陆付军,北京汽车制造厂董事长,标准的山东大汉。谁会想到,一个普普通通的退役军人,如今扛起了这家名牌车企的大旗,硬是让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,重新将其推向飞跃的轨道。

回味几十年创业历程,陆付军感慨万千:“这些年经常有人问,你凭什么在历经坎坷后能重振雄风?我的回答是,因为我是军队大熔炉培养的战士,我的灵魂中始终萦绕着军人的精神。军人面前没有艰难险阻,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从企业领导到普通员工,他们共同的印象是,陆付军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,即使在穷困潦倒、濒临绝境的情况下,也没见他叹过气、皱过眉。

陆付军退役后,原本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。但看到当地经济转型,一部分人下岗失业生活困难时,他坐不住了。他义无反顾地辞去领导职务,用仅有的4000元组织4名下岗职工,干起走门串户推销摩托车的小生意。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,6年内,不起眼的微企逐步壮大,吸纳了100多名失业人员,积累资金1000多万元,成了德州地区小有名气的中等企业。他带领企业不断研发新产品,从销售摩托车到制造摩托车、小型电动车以及商用车等多种汽车品类,进入全省先进企业行列。

创业的征程没有平坦大道可走。兴盛之际,陆付军也曾错投一家无信企业,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骗个精光,陷入困境。失败乃成功之母,也会是新视野的起点。百折不挠的陆付军夜不能寐,苦寻新的创业入口。

变卖家产、抵押房产,凑足300万元启动资金,陆付军带上4个同事外出考察项目。看准市场发展的需求,他和技术人员开始自主研发三轮篷式摩托车。2002年除夕中午,他的第一辆三轮篷车研发成功!该车一上市,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10年奋战,陆付军的公司飞速发展。2018年,陆付军领衔成立北京汽车制造厂德州分公司,开始加大新能源汽车的生产。

机会,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原本想借助北京汽车制造厂这棵大树发展的陆付军,在合作中了解到该厂已经连续亏损9年,急需有人力挽狂澜。当时,想接手的人不少,但“掌门人”姚长生是个老兵,有一个基本的信念:企业要永远是国防建设的一分子,接手者必须当过兵,必须是成功实体企业的领导者。关键时刻,陆付军走进了姚长生的办公室:“老首长,让我来扛北京汽车制造厂这杆大旗吧!”陆付军的奋斗经历和眉宇间那股坚毅的气质,深深打动了姚长生。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……

谈起这段经历,陆付军至今激情澎湃:“动这个念头,不是一时心血来潮,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”当里的麦子怎么样了?”父亲不经意间道。我支支吾吾,不知如何回答。或许他忘了,自从他离家后,田地很快荒芜一片。那些麦田就如没有统帅的军队,成了散兵游勇。不多时,它们被肆意滋生的野草疯狂进攻,溃不成军,惨不忍睹。



小小宇航员(版画)

刘石林作

兵魂萦绕此心间

■韩传密

董祥起

旧,设备落后,需要大量资金更新;三是大量老职工如何处理。这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。但是,陆付军脾气拗,越是艰险越向前。

“北京汽车制造厂有着光荣的历史:1951年研制出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,1958年自主研发了北京市第一辆轿车,1963年研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BJ210,1965年BJ212问世并正式列装部队。当年参军入伍,我看到的第一辆汽车就是BJ212。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这是国宝、王牌,怎么能让它消失?只要把好方向盘,操作得当,这辆车一定能重新焕发青春,驰骋在中华大地上。”陆付军倾尽几乎所有的家底,买下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全部股份。

走新路,创奇迹。陆付军重新梳理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核心文化,坚持军工品质、军事作风。他走出去,广采兄弟厂家的优良;请进来,不惜高薪聘用高端专业技术人才;重开发,建起专用研发大楼,组织了近千人的科研队伍。他带领全公司人员在艰难中开业,在曲折中奋斗。仅用15个月时间,建起56万平方米的厂房,从今年1月开始正式投入生产。同时,以用户为中心,走访市场、调研需求。目前已有6款车型投入量产并走向市场。

一位领导在参观新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后,无比感慨地说:“真是军人的气魄,军人的情怀。”这不仅是对陆付军敢想敢干的作为之赞,更是对他爱军拥军的热情之赞。2017年,他一次性捐赠200万元成立全国首个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,直接为有困难的企业军人做服务工作。在他的企业里,每年优先录用退役军人,努力搞好军民共建。他经常走访驻军单位,慰问军烈属,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。2019年,陆付军被评为“山东省优秀退役军人”。